

李完用賈  
國秘史 朝鮮亡國演義

第一回 憤時局前車防覆轍 遇志士亡國訴哀辭

諸君。人生在世。快樂兩字。是人人極歡迎的。諒沒有丟了。快樂。反向憂愁一方面攢的。然而這也在乎各人心理上作用。有人會圖快樂。就遇着憂愁。他也只當不聞不見。有人好多憂愁。就有天大的快樂。他還是慮長慮短。這兩種人性格。迥然各別。在會快樂的。只圖眼前。不顧腦後。本是普通常情。不消說了。單是好憂愁一種人。看書會吊淚。無病會呻吟。這是什麼緣故。莫不是胎裏帶來的毛病麼。即如在下自從生長到如今。總是在憂愁中過日子。說為家計。也不是家計。說為自己。也不是自己。歎不歎。痴不痴。只跟着世界潮流。淘來淘去。淘那煩惱窮心。說來却也可笑。在前清末年的時候。耳聞目見。沒一個不是腐敗官僚。沒一樣不是顛預政策。早知道滿運是不久長了。心中一腔憂愁的念頭。比那杞人還要加倍。不為別的。只為我們中國。垂涎人多。不要在這清祚過渡當兒。把我中國。當做一個雪韃大西瓜。大家你一塊。我一塊。齊來分了去。那就完了。真是要做亡國奴了。在下憂愁得不可開交。幸而辛亥那年。武昌一聲起義。我們四萬萬同胞。同心合力。不上兩月工夫。就把滿清政府推倒。改造了一個中華民國。要照這樣文明。這樣迅快。不要說中國自古以來沒有的事。就是現今環球各國。無論君主民主。試問那國歷史上。能有這樣容易立國麼。那時外人看見我們民心堅固。勇銳莫當。都暗暗佩服。不敢小覷。雖有抱那野心主義的。也只好作壁上觀。不敢趁空打劫。這纔完完全全。建成了。

金甌無缺的五族共和國。在下方把那憂愁放下。打起精神。圖享幸福。從此做一個自由新國民。何等逍遙。何等快樂。不想入了民國時代。天天望幸福。天天沒有幸福。到我不曉得是在下沒有幸福的命呢。還是一般守舊的人。把那禮義廉恥縛束住了。不配得那幸福。也未可知。但不知諸君可曾得着民國的幸福沒有。然而講到民國。如今已有九年了。想不到內政愈弄愈糟。外交愈逼愈險。社會上的風俗人心。愈趨愈下。種種敗象。簡直一年不如一年。而且國用一年大一年。外債一年重一年。這些國有財產。一件件快要抵押完了。這還不算。那班手握政柄的大人物。還要植黨營私。爭權奪利。但保自家的富貴。不顧國家的存亡。尤可惡的。是一般自命政客。卑鄙齷齪。不知廉恥。混在裏面。掀風作浪。鬧得天昏地黑。日色無光。實在比滿清時代更不如了。唉。這也難怪。好好一個民國新政府。都被這些前清亡國大夫佔據了。怎麼能得他好處。在前清也是被他們醉生夢死。昏憤糊塗去幹。纔把這清朝輕輕俏俏的送掉。豈有到了民國政府。能把他們劣根性剷除麼。總而言之。清朝不幸已經受了這幾位文官武將的賜。得了亡國的惡果。我們民國。仍舊用這些敗類辦事。將來的結果。也就可想而知。雖說我國表面上。還沒有亡國。其實財政軍事重權。都在他人手內。而且鬼鬼祟祟。暗裏立了許多密約。叫什麼親善主義。其實都是些賣國條約。被人哄騙去的。他有了把柄在手。不怕你不入他圈套。譬如一個人。既出了賣身欲。要強也強不到那裏去。久久總要上他的心路。諸君試想。賣國同賣身。可有什麼兩樣麼。孟子有言。家必自毀。而後人毀之。國必自伐。而後人伐之。這兩句話。真真一些不錯。我新新一個中華民國。只要勵精圖治。發憤自強。學那華盛頓。大彼得。誰能來毀你。

伐你那曉得。偏要學那波蘭朝鮮。向亡國路上走。這如以肉飼虎。投其所好。那有不歡迎的嗎。這不是在下言之過甚。實在我們中國。現今犯的症候。簡直把波蘭朝鮮合而為一。趕不及的。追踵前去。不是把在下憂愁。又引起來了麼。那波蘭朝鮮亡國慘史。諸君大概是知道的。不過在那未亡之前。必定先有個滅亡理由。然後演成那滅亡實事。一個波蘭。借憤度日。任意浪費。不知節用。弄到後來。迫於債權。只得破產。被人瓜分而亡。一個朝鮮。政治腐敗。已達極點。大家還要分個黨派。爭個權利。從中就有一班賣國賊。開門揖盜。引狼入室。弄得國內七顛八倒。政不由己。被人吞併而亡。如今中國。就犯這兩種毛病。諸君。你道寒心不寒心呢。古人說得好。前車覆。後車鑒。我們四萬萬同胞。就得拿他兩國已經過的事情。警戒警戒。纔好。已經過些甚麼事呢。就是那將亡未亡。以及亡後的種種慘事罷了。不過在下一張嘴。說不了兩處事。且把波蘭撤掉。先拿朝鮮事情。說給諸君聽聽。諸君。朝鮮的人民。今年迭起風潮。不是在那裏想革命麼。歐洲和平會議。不是也有韓人請願。要求獨立麼。但想他們亡國已有十餘年了。歸附到今。總算是個順民。怎麼忽然的舉國汹汹。一致進行。都想脫離日本。恢復自由。這是什麼講究。在下正在不解。恰好有位朝鮮志士（姓名暫隱）新從漢城到此。住在一個旅館內。在下因往那裡訪友。無意遇着。看他裝束。雖然西裝。那舉止行動。不改東方人態度。但面目黧黑。形容憔悴。一種憤懣憂愁。鬱不得志的情形。不時流露。一望而知。是一個傷心志士。在下趁此。便要訪問他些韓事。故彼此寒暄一番。就邀到一家酒樓上。揀了一個座位。叫了幾樣菜。二人分賓主坐下。淺斟漫酌。細細深談。在下先開口問道。聞得貴處今年革命風潮。很大。愈演愈劇。日本

防範甚嚴。閣下此來。諒非易易。志士歎道。唉。一言難盡。鄙人此番能得安然到此。不被倭人半路拘留。也算天幸。先生可知我是怎樣來的。倭人到處嚴查。大受困阻。幸而臨行時候。早料到不能從漢城安然出走。便與幾個同志。喬裝苦力小工。先至一個荒落小村。等候搭乘三等火車。行抵一處。又復下車步行。走的盡是些山僻小路。崎嶇艱險。苦不堪言。飽受八晝夜風霜。入了貴國境界。纔算脫離虎口。在下道。倭人查察行旅。竟如此嚴厲。難道一路都這樣麼。志士道。怎麼不是。前月間。我國益康二太子。同了幾人。欲來上海。已經行至安東。還被倭人查獲。捉了回去。現在二太子安危未卜。那同伴幾人。聽說已判受死刑了。在下聽了此言道。這又奇了。貴國不過合併日本。並非真是滅亡。那舊日國王的尊崇猶在。雖云政治權柄。那優待條件。想必一定有的。堂堂王子。安富尊榮。何等自在。還要遁逃。甚麼志士搖頭道。不然。先生所說的。是因滿清皇族。推想到我國的王族。那知正成一個反比例了。我國王族。能有清室這樣優待。還有甚麼話講。說起王族。真是可憐。我國前王。本生三子。自從被逼退位。禪讓與大太子後。自己便退居在德壽宮。大太子即位。沒有幾年。就失了國政。另住在昌德宮內。所有兩宮侍從舊人。早被倭人撤退一個乾淨。換給一班新人服役。好做他的耳目。宮外長年均有兵警把守。不准生人入內。就是宮中有人進出。都要逐細盤問。名為護衛。實在是嚴加看守。不准越雷池一步。至於王族等人。皆如無罪囚犯。一舉一動。必有人監察。全失自由。現在前皇薨逝。據外面傳聞。也是為革命風潮的嫌疑。被倭人逼迫。無可奈何。只得自到一死。此話恐怕不虛。所以二太子纔想遁逃出外的。在下聽了。便慨歎道。失國王孫。竟至如此。亦云慘矣。然而以力服人。不如以德